

长江文艺出版社

董子竹 著

手稿



「與南懷瑾談高僧」
金刚经 到底说什么



董子竹 著

平凹題

廬南懷瑾
到底說什麼
金剛經

長江文藝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南怀瑾商榷/董子竹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54-1967-4
I .与…
II .董…
III .①文化 - 研究 - 中国②佛教 - 文化 - 研究 - 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1706 号

责任编辑:韩 敏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邹典佐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721 传真:85443901)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5443821 85443717)
E-mail:cjlap@public.wh.hb.cn 传真:85443862
印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875 插页:5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308 千字 印数:5001—8000 册

ISBN 7-5354-1967-4/G·163 定价:20.00 元(简精装)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5443721 85443843)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常古即日
不历非人何以知人，何以知人乃非非人

九三益

賈平凹

常古即日
不历非人何以知人，何以知人乃非非人

乙

一日方是百年还是百年一日，能解，能解。
人又非非人。山中一日，世间百年，
过去是子竹，如今常古，人已非人。

过去是子竹，如今常古，人已非人，人又非非人。山中一日，世间百年，一日方是百年还是百年一日，难解，难解。常古法师正。

——贾平凹赠董子竹的一段禅语

不历非人何以知人，何以知人乃非非人。常古即日。

——董子竹的“转语”



出家的董子竹



还俗后的董子竹



董子竹，1961年因反对三面红旗拥护彭德怀入狱，1980年彻底平反。曾任西安市戏剧研究所副所长、西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1995年任九江江矶寺住持，江西佛学院客座教授。1998年3月还俗。

封面题字 贾平凹
责任编辑 韩 敏
封面设计 邹典佐

目 录

不废江河万古流——兼论东方文化的大思维	1
与南怀瑾商榷——《金刚经》到底说什么？	26
说“悟”	31
我呀我	36
何谓“金刚”？	42
也说鸠摩罗什与武则天	45
第一品 法会因由分	49
如是我闻	51
也说“一时”	60
“讲堂”异说	63
补充“千二百五十人”	66
“世间与大千世界”再补	66
第一品的结语	69
第二品 善现启请分	73
从须菩提说起	76
如来、菩萨	80
好一个“善护念”	87
善男子、善女人	90
权威不说“有与无”	93
心在何处住？	97

南老,从“个体人”中跳出来吧!	104
第三品 大乘正宗分	114
南先生,您在说什么?	116
几个基本概念的辨析	121
愿力身与业力身	124
“灭度”与“涅槃”	133
再说“愿力身”	140
第四品 妙行无住分	157
谁在布施?	157
功德、福德、清福、洪福无分别	160
从东方到西方	165
也录一首诗	169
第五品 如理实见分	171
南老又在给我们讲什么?	171
“如来”到底是谁?	174
第六品 正信希有分	182
与南老说文喜	182
众生一直都在修	187
众生即如来	191
本无所住	194
第七品 无得无说分	198
请注意第六品	198
教化是佛学的根本吗?	201
“非法非非法”	204
谁是圣贤?	208
第八品 依法出生分	211
第八品的真实含义	211

第九品 一相无相分	218
释迦为什么提“四果”？	218
一切修行方法与大愿的关系	223
世间善恶与“至善”的关系	225
本来一念不用平	231
第十品 庄严净土分	233
燃灯佛是谁？	233
再说“菩萨”	238
第十一品 无为福胜分	242
也说“无为福”	242
再说受持四句偈	246
第十二品 尊重正教分	252
无为法中的有为法	252
第十三品 如法受持分	260
从“奉持”说起	260
“船子”为何敢死？	264
佛学不是哲学规律	266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269
第十三品的一个小结	273
第十四品 离相寂灭分	279
莫引人入暗	280
也说“戒定慧”	284
解悟？喜极而泣？	289
信解受持？	292
难得之人？	297
什么是第一波罗蜜？	300
什么是忍辱？	303

无实无虚？	309
第十五品 持经功德分	315
哪有布施？	315
谁信心不逆？	317
谁在荷担如来家业？	321
第十六品能净业障分	324
关于三世因果	324
坚冰打破之后	328
第十七品 究竟无我分	332
心空心不空	333
第十七品小结	341
第十八品 一体同观分	345
生命,一个永恒的话题	345
“天眼”专利的覆灭	353
当以“佛眼”看世界	355
心,可得还是不可得？	360
第十九品 法界通化分	366
换得人间尽繁华	366
第二十品 离色离相分	370
什么是真？	370
第二十一品 非说所说分	375
我法不必思	375
须菩提为什么还要问？	379
第二十二品 无法可得分	383
南先生,你还让人们“参”什么？	383
第二十三品 净心行善分	385
什么是一切善法？	385

第二十四品 福智无比分	389
好难破的“人”“我”相	389
第二十五品 化无所化分	393
释迦不是道德师	393
第二十六品 法身非相分	400
也说“止观”	400
天地间皆是三十二相，天地间皆是如来本愿	402
第二十七品 无断无灭分	406
不说断灭相，决不止是时间上的	406
第二十八品 不受不贪分	414
莫作道德讲	414
张拙才是拨无因果	419
第二十九品 威仪寂静分	423
再说如来	423
第三十品 一合理相分	430
一合相与不可说	430
第三十一品 知见不生分	439
三十一品与三十二品不能分	439
如好好色 如恶恶臭	441
第三十二品 应化非真分	449
佛，无时不在演说	449
总结论	456
跋	466

不废江河万古流

——兼论东方文化的大思维

一

历史实在是个怪物，对于普通的衣食者谋似乎总是恩惠多一些。你看，不管它千回万转如何曲折多多，衣食者谋总是一代好似一代，百年胜过世纪。慈禧福报再大，也是无法享受电视飞机的。反过来，历史对于智者大半是极尽嘲弄之能事，尤其是对我们的东方文化某些大师们。

被我们称之为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并不太多，赝品半赝品倒是汗牛充栋。但凡被世人公认的东方文化古典作家的作品，如释迦牟尼、孔丘、老子、庄周、孟轲、荀况……其作品都可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瑰宝。

至于说到他们的后学，尤其是汉代以降，大儒、大真人、大法师、大祖师、大学者……一代当然要传达一代的呼吸，直追先贤者大有人在。高人灭不得，灭高人有罪。但这些人都会因种种原因而生不逢时，知名度不高。至于那些在文化史上被人们称之为划时代的大师们，可以奉承的实在不多，实难与古典作家们相匹敌。

是不是可以说这样，东方文化只作为文化说，其发展似乎

走了一条下坡路。开始就是高峰，势必出现下行之势。历史的运动真是如此辩证吗？

西方文化恰不是如此。黑格尔、马克思，就不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以匹敌的，毕达哥拉斯与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也不可同日而语。

这确实是当代人文学者要好好回答的课题。

二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学风问题，文风问题？

孔丘一生“述而不作”，宁可编史、编书，从未想创造编制自己的“思想体系”。

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却一再强调，他“无法可说”，谁若认为他有所说法，便是“谤佛”。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老子说得更干脆：“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好一个“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这正是东方文化的精华中的精华。

东方文化古典作家们，反复强调的东方文化的精华、精髓，被一代又一代的东方文化学者、智者抛弃尽净，阉割尽净。

后世学人动辄便想构思一套体系，尤其是宋儒，不管是张载，还是邵康节，还是朱熹，似乎都想构造一个宇宙体系，从这里再生发出一套万古不灭的社会道德伦理教条。体系之庞大、精致，实在是无所不能。试看“朱子”的杂著便可见其心胸，实可吞食宇宙。屈子作《天问》，正表屈子之博大。然而，朱熹却非要一条条答完“天问”，俨然他自己就是“天”了。

如此一来，《天问》原有意蕴荡然无存。边读原诗，边读朱注，真是饮一口甘汁，嚼一嘴蜡。真不知这位继圣人要干什么？卖弄学问事小，自以为是“天”，则是可笑至极。在我们今天人看来，朱熹对《天问》的回答，实在幼稚之极，永远也进不了大学天文系一年级。

东方文化的古典作家们大半拒绝为人类文明、宇宙规律立法制宪。在他们看来，“宇宙—生命”这个无量系统，自身的运动变化因缘，本身就是真理，就是“天命”、“道”、“阿弥陀佛”（三家这三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一定的区别，此处不详论。）谁又可以为他们立法制宪呢？任何一个个体生命的“知”总是有限，以有限测无限，不是不可知，但绝不可为之立法制宪。东方文化的儒、道、释三家的创始人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是宽容各色观念，求其“和”，便是希望将自己消溶到“宇宙—生命”这个无量系统中。不管如何，他们一致认为他们自己的智慧，都是“天命”、“道”、“阿弥陀佛”给予的，他们自己什么都没有，不过是“幻影”、“化身”。在他们身上闪光的智慧，如果因缘合和，也会在其他任何人身上闪现出来。

东方文化本身，不管是儒、道，还是释，都是绝对的开放体系，孔子的“和”、“中庸”，释迦强调“诸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都说明了这一点。《道德经》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实在是开放得连自己也没有了。

东方文化的后人们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功绩。董仲舒、孔颖达、朱熹……至近现代的曾国藩、梁漱溟……包括我们的南老先生，佛教中、道教中人，更是人才辈出，堪称祖师者大有人在。然而，我以为他们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时，似乎是大半都犯了“过犹不及”的错误。

不废江河万古流

东方文化不是一种纯理论体系，实践性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特点。既开放又重实践，真正的东方文化不在书本上，而在中国人，乃至东方人的历史实践中。中国史乃至东方史，就是东方文化本身。我以为这应是符合东方三圣人释迦、老子、孔子的本意的，也应是东方文化体系与西方文化体系大大不同之处。这样，适应历史，适应因缘，合乎人群之需要，合乎世界之潮流，发现历史运动的现实的合理性，则应是东方文化的后学对东方文化传统的真正继承。

可惜的是，自董仲舒以降，儒、道、释三家的大师，在合乎时代之潮流，适乎历史之需要，发展、充实东方文化之时，总是希望从开山祖师那里找到几条金科玉律，然后演绎成一套放之四海皆准、行之万古不移的庞然体系。总是希望为客观历史运动制宪立法。这就不能不从真理走向谬误了。儒家还好一点，后人总还可以驳驳前人，相互之间还可以论辩论辩。佛道两家演化为门禁森严的宗教，内部的探讨几乎绝迹，一旦升为祖师，其言论皆可如释迦金口所说的经典一样，不可更易了。这一切从现代的佛、道两教的存在状态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佛教中有一位叫太虚的大师，民国年间一直想改革佛教，其结果若何？如果是理论上、教理上的公开论争倒罢了，而发展到动手动脚，便太伤法师们的尊严了，而事实确实如此。太虚的改革内容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而毫无探讨之风，则是佛教死亡的象征。

东方文化在今日世界的地位若何？除了一些汉学家及文化学者还觉得东方文化有可贵之处之外，一般人则视其为神秘主义，与原始巫术无二，这实在是个大悲剧。

该是恢复东方文化的真面目的时候了。

三

在我们这个号称世界一流的文明古国，翻开一部中国政治史，人们不能不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事实，自秦开始至今，大半是无文化打败有文化，无“道德”打败有“道德”，蛮夷之族战胜文明之族，流氓土匪战胜举人、秀才、进士之类的大文化人。凡举弘扬文化的朝代几乎都是短命的衰弱的。

战国时代，秦与其他诸国相比要蛮野得多。如若不然，始皇之母也不会如此放肆。从《诗经》的“秦风”看，秦人应是多有胡风。当时的齐鲁魏赵则文化发达得多。秦却可以一举灭了六国！？“仁义”之说广传数百年之后，一个暴政的秦帝却建立了！刘邦胜秦灭楚，决非“仁义”的胜利，刘邦活活是一个地痞无赖子。董仲舒的“尊孔”，不过是给刘氏祭坛打了一个补丁。直接的丰硕成果，不过是给王莽篡位制造了口实。刘秀是土豪打天下，文化只是个幌子。曹氏父子是文人，其立国不足一个花甲子，便为别人做了一碗佳肴。五胡人入中原，彻底是夷蛮胜文明。浮图澄是名震一时的高僧，但也开了僧人与术士幕僚同流合污的先河。五胡人崇佛，未必知佛为何物，只不过是给自己的部族换了一个实力更大的图腾神。姚兴是虔诚的，但做不了中国的阿育王，正史不承认他是一代皇帝，而是一个僭越者。梁武帝是个宗教狂的神经质，佛教中大量的弊端皆以他为起始。达摩弃他而去，正是知他绝非正道。杨坚信佛，儿子却荒淫到极点。李世民是凌驾三教之上，用“三教”如同用一个小官僚，决不是文化治国。武氏是中国史上最信佛的一个女皇，自称金轮转世，次佛一级。其行政为人的成功，却决不是依了经文教典。唐朝不是无文化，而是多文化，各种文化并存的大开放政策，导致了唐朝前半叶的兴盛。宪宗崇